

《红楼梦》双解^{第一解}

文本特点与诠释困境

奇光暖心◎著

GMSKWK



光明社科文库

GUANGMING
SHE KE WEN 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红楼梦》双解

第一解

文本特点与诠释困境

奇光暖心◎著

光明社科文库

GUANG MING
SHE KE WEN 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双解: 全2册 / 奇光暖心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194-4354-2

I. ①红… II. ①奇…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0872 号

《红楼梦》双解: 全2册

《HONGLOUMENG》SHUANGJIE: QUAN 2 CE

著 者: 奇光暖心

责任编辑: 杨 茹

责任校对: 赵鸣鸣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010-67078251 (咨询), 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yangru@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019571

开 本: 170mm × 240mm

字 数: 609 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4354-2

定 价: 98.00 元 (全 2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曹娥碑阴题有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齏臼”。曹操初次读到，不知所云。一般读者恐怕都会有此反应，但若静心品读，似乎也能品味出点意思来：一个穿着黄绢的年轻妇女，带着小外孙舂制齏粉。这种解读方法叫常训法，以常训法解读曹娥碑阴文十分勉强，难免牵强附会。

弘农才子杨修一眼看出，它不是普通文字，而是隐语（谜语）文学，当即便解了出来，它意隐“绝妙好辞”四字，称赞邯郸淳诂文绝佳。这种解读方法，笔者称之为隐训法。隐训法从来就是绝学，精通者寥寥，世人大都不知。

《红楼梦》也是一部隐语文学，无论是红楼梦正文还是脂砚斋批语，皆明确告知读者此书藏有秘密，当以隐训法解之，但大家所熟习的方法却是常训法。笔者撰写《〈红楼梦〉双解》使用了两种方法，其一用常训法，其二用隐训法，两相对照，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朋友们阅读拙著，定有惊喜！

一解序言

《红楼梦》无疑是我国最非凡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也是最隐晦难解的莫名其妙的作品,俞平伯先生云:“我常说自己愈研究愈糊涂,遂为众所诃,斥为巨谬,其实是一句真心话,惜人之不察。”^{[1](214)}俞平伯先生实话实说,承认自己读不懂《红楼梦》,且越读越糊涂,虽然当时多数人并不理解,但刘梦溪先生在系统地研究了红学史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红楼梦)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不失孤明先发之见。”^{[2](11)}周思源先生也不同程度地认可了俞氏的观点,他写道:“曹雪芹塑造了一大批古代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艺术典型。他的手法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用说光是读了一遍的读者,就是对《红楼梦》有相当研究者,有好多内容也还是拿不准,甚至弄‘错’了。我之所以要将这个‘错’字打上引号,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谁对。”^{[3](18)}事实恰如诸位先生所言,按照惯常的语法和阅读规则,《红楼梦》通篇都显得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模棱两可,漏洞百出,除非穿凿附会或断章取义,否则,读者根本无法正常读懂它。譬如璎珞在第八回是项圈,可在第五十三回里,它被写成了桌屏;又譬如舅姑关系,在第二十回指舅舅与姑妈两方子女之间的关系,而到了第七十九回,它竟变成了薛蟠与夏金桂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亲关系;又譬如秦可卿的年龄,她死时年仅20岁上下,铭旌上却写成“享强寿”;又譬如七出之条,这是旧中国一千多年未曾改变过的休妻条件,而《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珍的妻子尤氏犯了七出之条,是“过于从夫”,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又如学名和小名有别,王熙凤从未上过学却有学名,而不见小名。贾宝玉经常上学,却只有小名而无学名;又如守制,这是针对男性的制度,规定他们在父母、祖父母逝世期间,不得应酬、任官、嫁娶、应考等。林黛玉是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小女孩,竟然也要为母亲“守制”;再如第六回写刘姥姥“从千里之外”来到荣国府,而她实际上就住在天子脚下,长安城郊,早上从家里出发,中午到王熙凤处用膳,一天便可走一个来

回……如此种种荒诞无稽之言,《红楼梦》处处皆是,整部书都是如此,真不愧是“满纸荒唐言”。^{[4](6)}

满纸荒唐,错谬百出

“荒唐”一词多义,“满纸荒唐言”也被诠释出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通过对《红楼梦》文本的系统分析,证明《红楼梦》全书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文本问题,其逻辑与词义之复杂混乱,令人瞠目结舌,请再看下述三例:

其一,关于贾宝玉的身份。绝大多数读者朋友只注意到贾宝玉是一个纨绔子弟,一个爱心泛滥、颇有才艺的青少年。而细心的读者却发现,贾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神瑛造劫历世,应劫下凡,即为衔玉而诞的贾宝玉。这就是说,贾宝玉是应劫而生的。贾雨村说:“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4](18)}据此,则贾宝玉并不只是一个纨绔子弟,他也是一个扰乱天下的帝王级别的大恶人,一个成王败寇之人。如此,便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贾宝玉。

其二,关于贾宝玉对女子与男子的态度。作者在第二回借冷子兴与贾雨村两人之口,介绍了贾宝玉与甄宝玉两人的秉性,他们都极其喜爱女儿而厌恶男子,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4](17)}甄宝玉更把女儿推向极端,他竟然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尊荣无对的呢!”^{[4](18)}甄宝玉是贾宝玉的影子,曹雪芹如此描写甄宝玉,当然是为了衬托贾宝玉的女儿观,至第四十三回贾宝玉祭金钏,他仍然极爱女孩子,而讨厌男子,仍然希望来生做一个女孩子。然而第七回贾宝玉初见秦钟,却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4](63)}贾宝玉对秦钟赞不绝口,喜爱得不得了,可以说是一见倾心,从此与他形影不离,直到秦钟去世为止。有一些聪明的读者辩解说,贾宝玉喜爱秦钟,还有香怜和玉爱,是因为他们长相似女孩般清秀。这种辩解没有说服力,因为贾宝玉还极其喜爱蒋玉菡、柳湘莲和北静王水溶,曹雪芹并没有说这三个人也长得似女孩。况且,曹雪芹在第五回直截了当地写道:“那宝玉……视姊妹弟兄皆出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4](40)}同时,贾宝玉也并不是对

一切女孩子或女性都好,他残忍地伤害过茜雪等女子,对年老色衰的婆子更是深恶痛绝,还扬言要将他那倚老卖老的奶妈李嬷嬷赶走。所以,一些专家把贾宝玉奉为女权主义者,结论明显过于武断。

其三,关于贾宝玉对读书做官的态度。专家们普遍认为贾宝玉厌恶仕途经济,不愿读“四书五经”等正经书,这当然是有充分文本依据的,不过,它仍然是一个断章取义的结论,因为另一些文字表明,贾宝玉极其喜爱“四书五经”。譬如第三十六回写宝玉烧书,他将别的书通通烧了,只留下“四书”^{[4](283)};第二十八回写贾宝玉与众人喝花酒猜谜,他要求以“四书”、“五经”、古诗、旧对为词;第七十三回更告诉读者,贾宝玉能带注背诵“四书五经”的大部分篇章;贾宝玉初见秦钟便问他读什么书,初见黛玉时也问同样的问题,并表示只有“四书”不是杜撰的,是真正的圣贤之言。这些文本亦可充分证明,贾宝玉极其喜爱“四书五经”等正经书,他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可能有浓烈的兴趣。

总之,整部《红楼梦》读来皆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模棱两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这种作品是难以被正常解读的。它之所以能够在当下流行,得益于红学家们的努力和红学研究的火热。红学家又是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呢?

断章取义,穿凿附会

断章取义和穿凿附会在红学领域极为普遍,普通读者和专家学者皆如此,甚至红学大家也不例外,连鲁迅先生也是如此,譬如他说贾宝玉“爱博而心劳”,这就是一个断章取义的结论,因为根据通灵宝玉降生的过程及贾雨村的人类分类理论,贾宝玉既是造劫历世、成王败寇的大恶人,又是爱博而心劳、秉两赋而来的纨绔子弟,鲁迅先生只说其一不言其二,当然是断章取义。

这里且以张庆善先生为例,张先生的学问人品一流,笔者崇敬景仰之至,但笔者与他的红学思想却有根本分歧。张庆善先生红学观最突出的问题是对马哲阶级论的滥用,他把贾宝玉和林黛玉解释成所谓反封建争自由的叛逆青年,把《红楼梦》拔高成反封建的现实主义小说。关于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张先生写道:“要知道宝黛的爱情是建立在青梅竹马和共同情趣、共同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们不缺少爱,恰恰缺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在那个时代是违背传统封建制度的,是不被认可的。”^{[5](16)} 张先生这一看法恐怕也是广大读者的看法,贾宝玉与林黛玉青梅竹马,又有着共同情趣和共同思想,故而深深相爱,矢志不渝,一个非宝

玉不嫁,另一个非黛玉不娶,但贾府为利益所驱,棒打鸳鸯,生生拆散了这一对生死不渝的爱侣。张先生在这里表达了这么几个观点:其一,宝玉与黛玉志趣相投;其二,宝玉与黛玉自小青梅竹马;其三,宝玉与黛玉不缺少爱。下面,就让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看看真实的宝黛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

第一,贾宝玉与林黛玉志趣相投,有着共同思想基础,是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又是否定的。张先生所谓宝玉与黛玉有共同思想基础,首先就是对读书和做官的态度,曹雪芹对此的描写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贾宝玉多次表示,林黛玉从不说混账话,从不劝说他追求仕途经济,所以深敬黛玉。不比史湘云、袭人和薛宝钗等人,总是没完没了地规诫于他,令他十分烦恼。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面,它还有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是,林黛玉不仅自己喜欢读书,也希望贾宝玉读书做官,光耀门楣。这方面的证据也有很多:

一方面,林黛玉并不认同贾宝玉的做法与为人,她多次规劝宝玉别吃胭脂,别参禅,要重视贺吊往还,但宝玉总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贾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众人把贾宝玉当怪胎,林黛玉也是如此看法,第三十六回写道:“且说林黛玉当下见了宝玉如此形象,便知是又从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多问”^{[4](287)}。贾宝玉在林黛玉眼中成了着魔之人,这表明林黛玉与贾宝玉在思想上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林黛玉也劝说贾宝玉读书科举。林黛玉出身于真正的书香门第,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师傅贾雨村中进士后飞黄腾达,她的书房大得惊人,且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林黛玉平时看的均为正经书,极少读杂书,《西厢记》是偶尔从贾宝玉那里读到的,《牡丹亭》的戏文则是从贾府戏班的排练中听来的。这样一个林黛玉,她怎么会瞧不起读书人而反对科举呢?贾宝玉去塾学上学,林黛玉很高兴,笑着恭祝道:“好!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4](76)}贾宝玉与蒋玉菡交往,遭其父毒打之后,林黛玉两眼哭肿了,劝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4](269)}贾宝玉被打主要有三宗罪,其中之一是“荒疏学业”,林黛玉叫他“都改了”,自然也包括“荒疏学业”这一宗。在程高续写的第八十二回中,林黛玉劝说宝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4](649)}依程高两位先生的意思,林黛玉也是主张贾宝玉读书做官的。如此说来,则林黛玉与薛宝钗并无立场上的显著差异,故在续《南华经》中,贾宝玉将林黛玉也骂了进去:“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

张其罗而遂其穴,所以迷惑缠陷天下者也。”^{[4](167)}吊诡的是,曹雪芹对薛宝钗的描写同样是自相矛盾的,她一方面劝说宝玉读书做官,另一方面却又说道:“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4](333)}薛宝钗不仅反对女人读书,也反对男人读书,认为只有耕种买卖才是分内事,她家的情况就是如此,薛蟠和薛蝌都做生意,没有一人读书做官的。

对于宝、黛、钗三人的关系,有一句脂批写道:“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过粗心看过。”^{[4](166)}依此条脂批,真正与贾宝玉心心相印的人,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宝钗。许多读者感觉,贾宝玉对林黛玉很宽容,而林黛玉很小性,动不动生气淌泪。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情况似乎相反,贾宝玉对林黛玉很苛求,曹雪芹写道:“(宝玉对黛玉)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所求全之毁,不虞之隙”^{[4](40)},贾宝玉与林黛玉确实很熟悉,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对林黛玉求全责备,林黛玉动辄得罪,因此痛苦不堪,常常哭泣。

第二,贾宝玉与林黛玉自小青梅竹马,是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首先看肯定的方面,第五回写道:“便是宝玉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亦自较别个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那宝玉也在孩提之间,况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弟兄皆出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4](41)}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贾宝玉与林黛玉自“孩提”即童年时期便在一起生活。第二十回又写贾宝玉对林黛玉说:“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远你的呢?”^{[4](161)}这两处都写贾宝玉与林黛玉从小一起长大,可谓是青梅竹马。然而,另一些文本却表明,贾宝玉与林黛玉儿童时期从未见过面,林黛玉进贾府时,王熙凤问她几岁了,她答曰“十三岁了”^{[4](25)}(梦觉本和己卯本),黛玉比宝玉小一岁,则宝玉是在14岁那年才首见黛玉,14岁左右的孩子不是儿童了,应该算是青少年了,已经不能骑着竹马弄青梅了。况且,宝玉与黛玉也并不像宝玉所说的,是睡在一张床上长大的,他们俩从一开始就是分床的,黛玉住在碧纱橱里,宝玉住在碧纱橱外。更加吊诡的是,薛蟠打死冯渊那年,薛宝钗年仅十三岁,他们兄妹当年就进了贾府,宝钗的年龄比宝玉还大,这意味着宝钗进贾府比黛玉还早。《红楼梦》文本就是如此“荒唐”。

第三,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不缺少爱,是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又似乎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证明,贾宝玉与林黛玉是相互爱恋的,例如,贾宝玉在梦中说,和尚道士的话信不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他与

黛玉在桃树下共读西厢；宝玉进家学，只与黛玉告别，不愿见宝钗；贾宝玉被其父暴打，林黛玉两眼哭肿了；贾宝玉曾亲口对黛玉说，除了老太太、老爷和太太，他心中的第四个人就是林黛玉；在程高续作中，王熙凤设计调包计，骗贾宝玉娶了薛宝钗，但宝玉心中只有黛玉，不愿跟宝钗一直过下去，最后出家为僧了。

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在文本中读到，贾宝玉与林黛玉并不那么相爱。譬如说，贾宝玉一直希望早死或出家为僧，如果他真正爱恋着黛玉，他舍得弃黛玉而去或舍得黛玉跟他受苦吗？早在第三十一回，林黛玉就取笑贾宝玉说：“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4](251)}第34回写他想到：“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了，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4](268)}贾宝玉这些奇怪的想法表明，他感到孤独，渴望爱怜和关怀，他甚至宁愿以横死来换取群钗们的泪水，他精神上是何等的孤独。在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对袭人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4](287)}这段话中的悲观厌世情绪就非常明显了，他不看好未来，世间也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到第五十七回，宝玉对紫鹃说：“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4](449)}看看贾宝玉就死的决心有多大、多决绝！他有多讨厌这个世界！多讨厌这些人！

另外，张先生说，宝黛相爱，可惜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种说法没有根据，贾府上下几乎都知道宝黛相爱，而贾母也有意让他们结为夫妻，王熙凤甚至说嫁妆都准备好了。王熙凤与薛姨妈都有心做媒，但贾母态度不定，一会儿林黛玉，一会儿薛宝钗，再一会儿又是薛宝琴，有一次还托张道士给做媒。而贾宝玉的态度也不定，一会儿对林黛玉海誓山盟，一会儿又与史湘云和香菱等暗通款曲，甚至暗恋薛宝钗“雪白的臂膀”。贾宝玉似乎并不打算迎娶林黛玉，他在第二十三回对林黛玉说：“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叫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4](187)}贾宝玉竭力贬低自己，抬高林黛玉，但明眼人应当看得出，贾宝玉宁愿给林黛玉驮碑，也不愿娶她为妻。贾宝玉的性意识也是如此，一会儿滥淫如西门庆，一会儿坐怀不乱如柳下惠。总之，曹雪芹的描写总是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真假难辨。

然而,红学家们并没有注意到《红楼梦》文本的“荒唐”特点,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都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断章取义的高手、穿凿附会的圣手、无中生有的能手。在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们身上,同时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匪夷所思,足可见曹雪芹创作艺术之高超。总之,不是同志们太无能,而是曹雪芹太狡猾,我们都上了曹雪芹先生的当了。

藏头露尾,烟云模糊

红学专家公然断章取义和穿凿附会,却感觉不到自己的错误,是什么使得他们心安理得地犯错呢?答案有二:其一,曹雪芹用笔狡猾,藏头露尾,烟云模糊。他将一些内容描写得详、显而明,而将另一些内容描写得简、隐而晦,令人防不胜防;其二,大家不相信《红楼梦》是一部真正的“满纸荒唐言”作品,曹雪芹不可能写出一部没有阅读价值的作品。尽管曹雪芹开宗明义,开卷即告诉读者说,《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可是,没有一人相信曹雪芹真会写出荒唐言来,他们纷纷对“满纸荒唐言”作了另解。金启华与王冰两位先生自问自答道:“‘满纸荒唐言’,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真实评价吗……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借狐鬼以抒己见一样,曹雪芹以宝、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示了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灭亡的历史趋势。这被卫道士们视为荒唐的作品,却正是曹雪芹一生血泪的结晶。因此,‘一把辛酸泪’,才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6](4)}金、王两位先生认为,“满纸荒唐言”并不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真实评价,《红楼梦》不可能是满纸荒唐言,所谓“满纸荒唐言”云云,是曹雪芹揣摩封建卫道士的心理而得出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得不承认说:“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越研究越糊涂,但他并不否定《红楼梦》的价值,而建议大家把它当作小说来读。目前红学家基本上接受了俞氏的建议,相信《红楼梦》毕竟只是一部小说,大家全都成了小说评论派了,似乎《红楼梦》一旦变成了小说,一切红学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笔者同样坚信《红楼梦》是可读的,但并不认为阅读小说就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文本诠释应该遵循某些客观原则,相对主义并不可取。诠释学相对主义在国学中比较盛行,人们津津乐道于条条大道通罗马,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红楼梦》的诠释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他们连演绎和归纳等基本逻辑方法都不遵循,随意信口开河,因此,所谓红学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对此,王蒙先生有深刻研究,他说:“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我们接受新学以后引用的以拉丁语名词为本源的许多概念,比如地理学、物理学、哲学等都不

一样,它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如归纳或演绎,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7](289)}不讲演绎和归纳,以心得体会方式注解红楼,这是传统国学的特点,也是红学的特点,这样的“红学”能叫科学吗?

红学诠释过程及其结论应当是客观的,意大利诠释学家贝蒂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贝蒂在1955年出版《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解释理论》,被誉为诠释学经典之作,它建立了诠释方法论与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规则体系,并将其概括为诠释的四个原则:诠释的客体之自主性原则;整体原则;理解的现实性原则;诠释意义之和谐原则^{[8](136-140)}。这四个原则的第一个,诠释客体的自主性原则,要求诠释者尊重诠释对象的独立性、客观性,不能穿凿附会,更不能无中生有。诠释者的任务只是阐明含有意义的形式本身蕴含的内容,他应排除自己的旨趣和意向中的随意性,尊重文本所赖以形成的时尚和伦理价值观,把握事实真相。第二个是整体原则,要求对诠释对象有整体性把握,它既要求我们把诠释对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又要求诠释结论的整体性,使任何单一意义的实现,不会危害整体意义。第三个是理解的现实性原则,要求诠释符合时代特点及现实条件,不能无故拔高或贬低。第四个是诠释意义的和谐原则,要求各种层次的诠释之间,必须相互协调和谐,若合符节,不能相互抵牾。从贝蒂的诠释学四原则来看,《红楼梦》的文本特点决定它存在巨大的诠释学困难,它真真假假,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红学家很难遵循贝蒂四原则进行解读。

笔者毫不怀疑《红楼梦》的伟大,也无意抹杀红学家们的贡献,拙著的目标是要以系统的研究告诉人们:按照当前通行的语法和逻辑,《红楼梦》恰恰就是作者所言的“满纸荒唐言”,《红楼梦》是一部非常规作品,现有的研究范式根本解读不了它,要想科学揭秘《红楼梦》,就得另辟蹊径,另觅他法,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结论。

开诚布公 纯为学术

红学是一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学问,只要一谈到《红楼梦》,便会爆发争论,且没完没了。清末明初学者邹弢就有过此种经历,他在己卯年与老友许伯谦谈《红楼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幸得另一老友毓仙排解,两人才最终没有打起来,邹弢与许伯谦相约从此不谈红楼,以免做不成朋友^{[9](13)}。俞平伯老先生也曾感慨地说,红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一碰便有没完没了的官司。

是故,红学派别之间和红学家之间经常论辩,时有交锋,不足为奇。

20世纪新红学的第一场论战,发生在考证家胡适与索隐家蔡元培之间。蔡元培与胡适皆是北大教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则是他十分赏识和引进的人才,两人的关系原本是非常融洽谐和的,谁想在红学上竟发生了持续终生的分歧与辩论。1916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说它是康熙朝政治小说,宝玉是代表皇权的玉玺,《石头记》是反满作品云云。《石头记索隐》乃索隐派集大成之作,社会反响很大,短短数年便重版十余次。这引起了胡适先生的注意,血气方刚的他对索隐法十分反感,他在1921年前后出版《红楼梦考证》一文,观点针锋相对,他以考证材料为依据,认定《红楼梦》乃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强调红学研究的重心应当放在作者家世的考证上。胡适点名批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对索隐法尽情嘲讽,说它形同于看八字算命相,完全是穿凿附会。

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一文呈送蔡元培,蔡元培并不认输,他于1922年《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回应了胡适的嘲讽和质疑,自序副标题是“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他否认自己的研究走错了路,不接受胡适“大笨伯”“笨谜”和“很牵强的附会”等批评,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很审慎的,与随意附会者不同。接着,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了商榷,主要是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同时也间接批评胡适重作者不重内容的方法不可取,认为不能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等同起来。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辩护和反击,胡适不以为然,他于同年作《跋红楼梦考证》,其第二部分的标题便是“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再次嘲讽蔡氏的索隐方法,重申作者生平研究的重要性。蔡、胡二先生的红学争议持续多年,胡适先生逝世前几日,仍与友人谈及《红楼梦》,批评蔡元培的误读。他逝世后,灵堂上出现了这么一副挽联:“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10](166)}从上联可以看出,胡适的红学观是成问题的,人们多不看好,事实上,现在无论是蔡元培先生,还是胡适先生,他们的基本红学观已被证实是错误的。

蔡、胡皆是谦谦君子,皆极有雅量,尤其是蔡元培先生,特别值得称道。蔡先生是长辈,又是顶头上司,对胡适有知遇之恩,拔擢之情。然而,胡适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公然实施笔战,且火力十足,口不择言,颇有不逊。但是,蔡元培先生不愧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提倡者,他不但丝毫不以为意,还帮助胡适搜集于己明显不利的史料,将《四松堂集》送到胡适手中,并且,一如既往地重用胡适,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感佩。而胡适虽然不赞成蔡先生的红学观,对蔡先生的人品道德却是尊重有加的,每每谈起蔡先生,他总是充满感激和崇敬之情。蔡胡二人的学术论争,为我们提供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光辉典范。

笔者在拙作里,也展开了与冯其庸、张庆善、马瑞芳、周思源、陈维昭 and 蒋勋六位先生的商榷和论辩,笔者的行为是纯粹学术性的,笔者对于六位先生的学问人品是极其敬佩和景仰的,只是不敢苟同于他们的基本红学观而已。六位先生皆是当前知名红学家,影响力巨大,左右着红学的氛围与方向,冯其庸先生更被推崇为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11](91)},可以说代表着红学的主流。这原本不是问题,泱泱学术圈完全可以容纳几个学术大师,问题在于他们的红学观存在严重偏差,并且对红楼梦的研究和阅读产生了消极影响。无论是《红楼梦》正文,还是脂砚斋批语,皆明确告诉读者,《红楼梦》中藏有秘密,适趣闲文之下藏有一部“追踪蹊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真传”,此书正背皆有喻,但正面是假,背面才是真,读者不可读错。然而,主流红学家拒不承认“真传说”,坚持《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说:“《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部讲人生、讲爱情、讲情感的书,红学研究只能以一种文学的眼光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去挖掘《红楼梦》深邃的思想艺术内涵,而不能作索隐的方法把《红楼梦》变成清宫秘史或是别的什么史。学术就是学术,不能娱乐化,更不能戏说。”^[12]平心而论,无论是周汝昌的曹学,还是刘心武的秦学,在学术上都不成立,对它们展开学术辩论,以澄清事实,这是完全必要的,这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主流红学因噎废食,做过头了,曹学和秦学虽然属索隐派,但它们不能代表整个索隐派,曹学和秦学错误,并不意味着整个索隐派都错误,这是逻辑常识。主流红学对索隐派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明显违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问题还在于,主流红学的研究方法也不科学。依照笔者的经验,凡是隐语(谜语)文学,皆有正背两面,其正面皆比较混乱,晦涩难读,若非断章取义和穿凿附会,断难理解。《红楼梦》作为“满纸荒唐言”是作者自承的,它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模棱两可、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十分混乱。主流红学在解读中,普遍存在着断章取义和穿凿附会的情况,几乎没有例外。然而,主流红学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陶醉其中,乐此不疲。在此情况下,与他们展开正面交锋,不仅必要,而且不可避免。

笔者再次重申,笔者对六位先生的学问人品是极为敬佩和景仰的,笔者在书中与之商榷辩难,实仍不得已之举,是纯粹学术性的,笔者也没有借打压名家以拉抬自己的企图。大家无须怀疑笔者用心不良,只需看看笔者的研究在学术上是否成立即可,切望六位先生,或其家人、朋友、学生谅解。红学家们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反思和验证自己的作品是否存在断章取义和穿凿附会的情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注释:

- [1]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 [2]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 [3] 周思源:《周思源看红楼》,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 [4] [清]曹雪芹:《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 [5] 张庆善等:《红楼梦中人》,中华书局2008年版。
- [6] 贺新辉、贺梅龙主编:《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辞典》,黄山书社2012年版。
- [7] 王蒙:《讲说〈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 [8] 潘德荣:《智慧的探索丛书 诠释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9] [清]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一“许伯谦”条,昌明书局石印本1913年版。
- [10] 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 [11]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册)》,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 [12] 《红学会会长再轰刘心武》,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11月3日。

2017年11月30日于湖畔佳苑

二解序言

《红楼梦》不可能是不可解的,它不可能是真正的“满纸荒唐言”,这是红学家们共有的信念。秉此信念,笔者经过艰苦探索和总结,终于找到了一个禁得起检验和质疑的解读《红楼梦》的科学范式——隐训法。

1. 一镜两面,一击两鸣

笔者曾经见过一幅十分诡异的照片,名叫“玛丽莲·爱因斯坦”,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科学家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专家们共同制作的,其神奇与诡异之处在于,它近看是爱因斯坦,远看则是玛丽莲·梦露,如果你有视力,不管是正常视力或是近视、老花,只要你站在远近不同的位置上看它,都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即一会儿是爱因斯坦,往后退几步则又变成了玛丽莲·梦露。

科学家解释说,这幅照片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离奇的效果,只不过是利用清晰和粗糙的线条“欺骗”了人类的大脑。科学家称,人类大脑分析清晰图像的速度,要比分析模糊图像的速度更快,这幅画中的爱因斯坦头像已经经过电脑修改,只有一部分面貌仍然保持清晰状态,譬如鼻子皱纹等;但远距离看,这些部分将变得模糊,而玛丽莲·梦露的头像则会显现出来,因为玛丽莲的头像全都采用了粗糙的特征,而本属于爱因斯坦的胡子,在远看时则变成了玛丽莲张口微笑的艳唇。^[1]

“玛丽莲·爱因斯坦”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像,首先是爱因斯坦,它与爱因斯坦本人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线条和光线有变化而已。其次是梦露,也很像。“玛丽莲·爱因斯坦”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一幅画可以同时表达两个不同的场景,高明的画家完全可以做到画中有画,画中作画。笔者在网上还读到了更多神奇的画作。这些画作初看都是山水植物和桥梁,细看之后,或换个角度之后,又呈现出人像,并且都不止一人,而有数人之多。如第一幅有三人,第二幅至少也有三

人,第三幅则有七人。据新闻报道,达·芬奇、梵·高、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在高科技手段下,均显现出了“画中画”现象。事实一再表明,画中作画不仅可能,而且方法极多。

绘画可以做到的事,作文也能够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文中作文,弦外有音。这里也举一个例子。二战时期,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蒋介石欲除之而后快,国民党特务戴星炳等人受戴笠派遣,化装潜入上海,伺机刺杀汪精卫。戴星炳企图策反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结果反遭出卖,他被76号特务逮捕。李士群、丁默邨了解到戴星炳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停止互相厮杀。戴星炳答应了李士群、丁默邨的要求,当即给戴笠拍发电报,向他报告李士群、丁默邨希望停战的意愿。不久,戴笠写来回信:

“电悉。请示校长同意后,同意所请,渝沪可互相谅解。目前时局更加艰难,战事日益紧张。敌我双方,互有消长。唯日人灭我之心不死,后患无穷,望好自为之,与汪共处。前所计划之事,一切作罢。以后可保持电讯联系。”^{[2](206)}

李士群和丁默邨读完戴笠的回信,大喜过望,他们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同时,李士群又觉得事有蹊跷,他把这封信给戴星炳看过后,当场又收了回去,仔细研究。特工出身的李士群眼光敏锐,他发觉信里有几个字的笔迹较粗,写得似乎与其他字不同,因此顿起疑窦。经过反复研究,李士群发现,把这封信中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竟然是:加紧消灭汪。很明显,这是一条密令,它指示戴星炳假意与汪伪合作,实则要继续寻机暗杀汪精卫!李士群、丁默邨破译此信后,始则极为震惊,继而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报告汪精卫。汪精卫一向对企图谋刺自己的国民党特务极为痛恨,于是大笔一挥,立予枪决。1940年,国民党军统少将戴星炳,被汪伪76号特务残酷杀害。

戴笠的回信就是典型的文中作文、弦外有音作品,信有表里两层意思,表层意思答应了汪伪特务的要求,假!里层内容则是一道密令,敦促戴星炳继续执行刺杀任务,真!

《红楼梦》也是这样一部文中作文的隐语文学,曹雪芹告诉读者,《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它的正面是勾人魂魄的王熙凤,而背面则是恐怖瘆人的骷髅,意思是从正面阅读,《红楼梦》基本上是一部色情小说,其中描写了许多美丽多情的女子及其性爱情节;而背面则隐藏着一部血腥的历史。它是一篇文字,两部大书,表面上是一部小说,而在小说的下面则又隐藏着一部历史。脂批提醒我们:“此书表里皆有喻”“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好知青家骷髅骨,便是红楼掩面人”^{[3](95-96)},脂批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红楼梦》有两幅面孔,正面是假面孔,背面才是真面孔,假面孔是一个个迷人的美人,而真面孔则是一具具瘆人的